說郛續

說郛續目錄

弓第十四

南翁夢錄 黎澄

公餘日錄 湯沐

中洲野錄 程文憲

二餘贅錄 都卬

懸笥瑣探 劉昌

蘇談 楊循吉

吳中故語 楊循吉

庚巳編　陸粲

續巳編　郎瑛

長安客話　蔣一葵

快雪堂漫錄　馮夢禎

雲夢藥溪談　文翔鳳

聞雁齋筆談　張大復　闕

鬱岡齋筆麈　王肯堂　闕

南翁夢錄

明　黎澄

藝王始末

安南陳家第八代王諱叔明明王第三子次妃黎氏所生也爲王子時號曰恭定性淳厚孝友恭儉明斷博學經史不喜浮華　家舊例有子既長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北宮以王父尊稱而同聽政其實作傳名器以定後事備倉卒爾事皆取決于父嗣王無異于世子也初明王庶長子既立是爲憲王而嫡子始

生長曰恭肅癡昧不任人事次曰祿星年未出幼而憲王殂且無嗣祿星承父命繼立是爲裕王康兄恭靖拜太尉恭定拜左相恭定忠信誠確事君與親謹愼毫髮人無間言接物不親不疎臨政無咎無譽明王棄世居喪三年淚不乾服除衣無綵色食不重味葷羶異海豚魚是南方珍味自此絕不到口事裕王十有餘年裕王殀而無嗣大臣議曰左相甚賢然兄無嗣弟之義乃以國母令召立恭肅子忘名爲王是靖恭肅亦已早世予既立以衆議進拜太尉爲太

宰左相爲太師左相　弟恭宣爲右相恭肅子少不學
好游俠人言交世私通外人楊氏所生故爲宗族素
所輕賤既嗣位居喪無戚容舉動多失禮擢用親暱
小人蔑視祖父卿士不滿朞年宗族無狀者相與作
亂既捕獲誅戮連累枉殺甚衆又潛誅盡去陳氏之
有名目者乃殺太宰于家太師夜逝迄且宗族官僚
盡輩家奔都城爲之肅宗太師間道得至窮邏嗣
意欲自盡左右持之嗣人留竄旬月人頗知之宗族
官僚相繼尋至恭肅子遣軍追捕者亦盡歸投右相

咱幸群僚勸請還都以清君側太師嗚咽謝曰諸君早返城邑善護明君易亂致治尊安社稷某死亦受賜某得罪于主脫身逃竄待斃山林幸矣豈敢有他諸君幸勿相逼衆皆謹諫不已再三懇切上書誓死孤易逆請就途有舉出山遠近雲集歡聲震天將至都三百里老將阮吾那教恭肅予出于書罪已辭位已而擒出迎謝恭肅予伏地請罪太師亦仆地相抱慟哭盡哀曰主上何至如此臣之不幸豈意有今日也有相拔劍厲聲曰天命討罪罪人安得多言相王

豈可以煦煦之仁失于大義乃叱將軍拔去促有司
備禮奉太師仰王位廢恭爲孝德公王入拜謁
廟涕泣告曰今日之事非臣意所及以社稷故不得
辭免有乖忠孝懸懼在懷願自黜尊榮以少酬素志
乃下令勿用兵車繡衣服器物黑漆無以金寶用朱
其餘飲食服用依前節儉終身之喪殁世無改乃革
亂政率舊章明賞罰用賢良以已不才難堪大事
朞年使弟右相嗣位而同聽政是爲靜王先是古城
乘國釁數來寇靜王即位三年乃親伐古城敗績不

返王以睿王之子晛嗣位久之晛聽奸臣行不道王憂社稷傾覆涕泣而廢之號曰靈初公以王小子順入嗣位是爲順王歷七載父王薨時洪武二十七年甲戌葬于安生山諡曰藝初藝王爲兒時八九歲侍明王適床上有竹奴試命詠之乃占曰應日有偉此君中空外勁側汝爲奴恐傷大性明王異之作此曰此不成語勿記錄乃戒師傅切令作詩君子謂大命有兆識能禦之後果然矣即位之後盡取兄弟姊妹子女孫姪之孤幼者鞠養宮中視同已出宗族遠近

咸被恩憐有遺亂後貧窶不能婚嫁者婚嫁之未葬者葬之末派支流莫不收録翕然戚里藹若春囘人化之俗漸淳厚比上之君斯其賢者歟

竹林示寂

陳氏第三代王曰仁王既傳位世子乃出家修行刻苦精進慧解超脫爲一方祖師庵居安子山紫霄峯自號竹林大士其姊號曰天瑞多失婦道大士在紫霄聞姊病亟乃下山往視謂天瑞曰姊若時至自去見冥間問事則應曰願少待我弟竹林大士且至言

訖還山數日至庵分付弟子後事奄然坐化天瑞亦
以是日卒

祖靈定命

仁王示寂時其子英王未有嫡嗣止有庶子意且待
嫡子而後定嗣位至荼毘後封骨時子孫環拜舍利
飛入庶孫袖裏而放光既收又入英王拜曰敢不奉
命收之乃定尋以庶子爲世子既久嫡母生男不育
庶子終嗣王位是爲明王

德必有位

興王既嗣王位久之嫡長生男至嗣卒時吳王遂在外家事先決于嗣王有司以屬將禮請乃命以世子例行之有司以王故難之王曰何疑乎初以嫡嗣未生故我權在此位今既生矣待長復僻何難曰此事前古多危請愼思之王曰順義行之安危何足慮也卒以世子例行之卅年而嫡嗣發王蓋真之君子謂明王誠心不顧于安危讓德克光于今古傳曰有德者必有其位其斯之謂歟

婦德貞明

陳睿王正妃黎氏靈德之冊也初睿王出師不返妃乃披剃為尼命藝王以靈德嗣位妃為之辭讓不得乃涕泣謂親人曰吾兒薄福雖堪大位足以取禍爾故主棄世未久人惜欲速死不欲見世事況兒子之將危乎乃精修苦行朝夕禮懺以報主恩不五六年燃臂煉頂無不備至遂以入定示寂後至靈德見廢人皆服其藻鑑先知且感事君之誠貞婦之節一歸佛氏便超門庭如此之深也誰不哀傷而嘉獎乎雖陳家先世妃嬪多有賢者而此妃出于其後又欲過

之何其偉歟

朋夜氣絕

陳太王女號日韶陽方坐蓐時王已旬月不豫數遣人起居左右紿日王已平復無事浴藥世日忽聞鍾聲迺響日得非不諱事耶左右紿之不聽乃慟哭長號氣絕瞑目而逝

文貞鯁直

朱安號樵隱文址上福人也性廉直剛介居家篤好讀書學業精微名聞遠近弟子盈門相繼躡青雲登

政府者往往有之安恬澹寡欲不樂應舉至元間陳氏明王徵拜國子司業授世子經尋遷大學祭酒明王殁其子裕王逆豫怠于聽政權臣稍多不法安數諫不聽又上疏乞斬姦臣七人皆權幸者時人號爲七斬疏既入不報安乃掛冠歸田里後裕王殁國頗亂群臣迎立藝王安聞之大喜扶策上謁旋乞還鄉以老病辭不受封拜乃賜號文貞先生厚禮送回久之壽終于家都城人士景仰高風莫不悲悼背安弟子爲執政者時來問候拜床下得與談話片言而去

者甚以爲壽有不善者切責嚴厲甚逐呵叱不納其

清直嚴正名聞一時粟然可畏吁其善哉

勇力神異

安南李氏時清化人黎奉曉生而魁偉異常飲食觀人十倍年十二三身長七尺適有外寇侵境虜掠甚衆隣里倉皇罔措奉曉詐其父母不可隨人奔忙但多作飯與兒子飽吃一頓今日殺賊救民易如反掌飯畢持一短刀俗呼爲斫刀者伐木爲兵直衝賊陣縱擊遺走盡獲隣邑被 者千餘人而還李氏賞賜

除授固辭不受乞賜田地以自耕食耳有司議定頃畝奉旨曰臣以斫刀破賊願擲斫刀所至爲界許之擲至十餘里悉以與之後人因此凡賞功田名之曰斫刀田使領軍辭以不能願居田里待用兵時請爲先鋒破陣報國而已後十餘年召爲先鋒以十餘人擊數萬餘賊衆封威遠將軍仍在田里壽終于家

奏章明驗

交趾太清宮道士名道甚元世祖至元間爲陳太王祈嗣拜章畢乃白王曰上帝旣允奏章卽命昭文童

子降生王宮作四紀已而後宮有孕果生男兩髀上有文曰昭文輩子學頗明顯因以昭文爲號年長其文始消至四十八歲臥病月餘諸子爲之建醮請減已壽以延父齡進士弄章起曰上帝覽章笑曰何乃戀俗欲久留乎然其子孝誠可允再留一紀病乃瘳後果有十二年壽

公餘日錄

江陰湯沐

丙辰同年道選

予丙辰同年進士選南北道者前後共六十七人自逆瑾專柄正德五年以前轉至堂上者有楊武霽杲陳天祥季春瑾敗五年以後者則有劉玉鄭陽李鉞而陳絣則前後咸在焉前既仕而後復起者何天衢劉玉鄭陽陳琳季暲姜佐韓廉訾洪貢安甫張鳴鳳潘鏜郭東山胡獻不才亦與其列若前後以終養不

起而卒畢承恩典者惟陳茂烈一人而已

臺中辦事吏役

予項備員臺侍時凡撥到辦事吏典除呈印送印報朝隨朝此外更無別項遣用如私舍間有供事須預省卸且有飲食之備彼方樂用令則不然出而訪客則隨馬擎衣入而在家則守門接帖此在堂老尚有不忍若是其遇者彼方甘焉此雖吏役之貴賤亦可以占世道之重輕矣

丙辰進士姓名對

弘治丙辰禮闈定榜後諸主司以所取士爲對句有曰夏能周鼎對以孟春李春有曰蔡中孚對以吳大有意每科或然如癸丑則有高達高文達吳鵬吳一鵬之類但不若是科之親切且巧耳

光孝寺詩僧詩

永樂初有吳僧聰聞及寄鉢于吾邑君山光孝禪寺善聲詩其徒有從學者屢請之未見啓受一日同行晚眺口占一絕云粥罷行來坐看山何人學得老僧閒農家未熟黃昏飯一縷清煙出樹間曰此絕法也

音趣雅適時頗取之然不耕坐食之罪正恐不免于自首耳

成化己丑眾予破

成化己丑會試涯翁同考論語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三句時有一舉子云在人有其等聖人等其等涯翁聞之謂曰若還如此等着他等一等亦歐文忠秀才刺試官刷之意可見古今欲變文格者同一揆耳

一秋兩元

景泰丙子鄉舉吳縣文熙以春秋學生發解應天後

泰十年以書經監生發解順天皆邑人同學真可謂

一時盛事四方羨媿矣

使臣採樵婦吟

成化初遣官分采實錄有某進士者當往某處有司

彙集詩文以上被擱取樵婦吟一首云與郎相期月

上來及至月上郎不來妾在平地見月蚤郎在深山

見月遲蓄得古體意今讀之宛然怨而不怒之意聞

之金陵姚大章今失其士之姓名及使地云

餞太常噱聯

成化中莆田陳師召先生由翰林陞南京太常寺卿瀕行時同年同寮多有餞者而門生故吏亦不少繾綣之餘座有客出一對句云師友惜分離不堅南太常也能隨有對之者云君臣欣際會便做大學士何妨前輩一時噱笑俱有情義

作宦不可輕興革

近世後輩作宦者少有弛張人或許可輙自矜炫孟浪曰我興某利貧已有濟我革某弊奸已有懲不惟

呈送于當道而凡揭示于所屬此好名近利之言多
見其不知量也嘗聞周文襄巡撫江南作感懷詩
云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弊逾增以此老尚爾
云然而後生初仕可以妄道耶若此者不惟爲識者
所鄙而反爲奸人所嗤矣

樣曆

我朝大統曆分歲各省俱降自禮部有所謂樣曆者
依式翻刻不敢更寫其印篆則欽天監曆日印亦先
降以俟用者成化之後西北如山陝河南東南如江

浙湖閩俱有解送兩京各衙門者近雖言官論列亦未能止豈木監成造實少而京師仰用故多耶竊意當有調停之法可也

村社占年

村社占年之說自古有之如雨旱驗生草如麻麥驗雪往往無爽有不待求之天文書者益耆舊之在鄉井閱世久歷時多觀化廣見事熟必有所試而云然非虛泥也

不出翰林謚文

國朝有不由翰林而得謚為文者吏部尚書姚大章夔曰文敏魏君彥驥曰文靖吏部左侍郎葉與中盛曰文莊右副都御史吳敏德訥曰文恪按謚法勤學好問敏而好學施而中禮慈愛惠民剛柔相濟道德博聞皆所謂文諸公必皆備焉殆不止于詞藻之一長而已然尤有位翰林侍講如劉求樂球而復謚為忠愍者蓋尤舉其所重褒其所遇而云然耳

仕無足心

古人入仕者有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之詠既進

復目眼赤何時雨腰黃幾日重豈仕宦無休勢而仕者無足心云然耶昔蘇公賀六一致仕啓有日山林之士猶有降志于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于晚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賢愚共敝今古一途信斯言也

詩句全用書語

詩句全用書語如子美用靑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子瞻君獨不知其趣耳但令時復一中之近見西涯懷麓續稿題水竹居有七八月皆爲兩三竿

也是卞華伯席戲客有狀元自是渴睡漢窮相須用

讀書人雖有裁剪渾無痕跡俱可法也

英氣客氣當辨

英氣不可無客氣不可有有英氣便能卓立有客氣便是忿爭始府東臨陽若毛鳳鳴嵩提學若余木子華二人者俱非有大過惡秪緣各好勝認真毛以御史自任余以翰林自居遂至不相下畢竟相毆相訐然此皆非士夫之所爲也但今後生小子以客氣認爲英氣所謬多矣

中洲野錄

鄱陽程文憲

宋蘇文忠公作志林范文忠公作東齋紀事凡有裨王化關風教者必錄之然而詼諧嘲謔鬼神夢幻之事亦皆雜志其間而弗棄二公之作古稗官野史之類也淳熙間宣校郎龔明之嘗模倣其意有所謂中吳紀聞者出余何人也安敢捧心而效顰哉蓋少而熒爝非質壯而匏繫塵鞅聞見有涯事變無際能服膺而推牙頰間者殆不多得矣垂

老而歸陶然既醉翛然且卧蛙井醯甕之外覓不知天曾許大耶竊以斷蓍無所用心不若博奕者爲猶賢顧博奕又非予所能閒摭疇昔蝸涎蹄滲之說召子口授而手筆之若類二公所必錄者亦必錄之固也若夫二公所必棄者脫能感劍攸寓得無去取乎褒帙既成命藏巾笥牘增痛訂尚屬望于該博之君子嗚呼幽人羈客助詞鋒資談柄未必付之爲贅疣枝指也借曰於世道有補則余豈敢

養全死國

饒郡程養全元壬辰舉進士官至鉛山判與郡敎范堯臣蕭宗文陸元慶李晉齋湯思敬郡士楊本講論治道於范松之下好事者繪爲圖題曰松間六客養全以文章鳴於時元季兵亂死國事其臨危自祭文曰幼學壯行剛直自任非腐儒也出身科第官至七品非賤大也惇閩龍游粗著廉介非汚吏也年逾五十爲國而死非正命猶正命也遺筆有曰脚踏實地心契蒼穹親擢科第顯立軍功爲國宜力受屈而終

死而有知當廟食乎汭川之東

芳谷出使

徐芳谷字明善鄱陽人至正間任江西等處提舉嘗奉使交阯閱其王子陳日炫聞公善詩衆癿洒立召索吟公遂曰占云乘傳入南中雲章照海紅天邊龍虎氣南徼馬牛風日月入荒燭車書萬里同丹青入王會茅土祚無窮日炫遂納欵奉貢公聲名大振

梧岡自守

宋程瑞字希鳳饒人也號梧岡初抱才猷與同郡馬

廷鶯相友馬先魁天下以書報梧岡曰秋風榥黄連吏巳經始而疑終而信巳而果然豈意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寧無厚顏耶公亦不介意公自知命與時違非文之咎遂退隱居淸白自守談道自娛雖馬登政府公亦未嘗以仕進干當路詠梅詩云淸淺溪橋水短長籬外枝疎些風骨與癯叅蕭古今詩此可以想見其淸才峻節云

丁李二提學正直

潤州丁補齋先生璣督廣東學政渡江有司具牲醴

請祀水神先生笑曰舟平或沉或浮神何預焉至中流風濤作而舟覆李空同先生夢陽督吾省學政渡江有司亦有此請者公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且曰以水神而投諸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竟無恙噫二公辟邪衛正之心一也而安危頓異盖有命焉豈神之所得而禍福哉

李公治郡

李公聽廣之順德人成化丁未以監察御史來守於饒歲旱或告以如故事謁廟設壇延巫祝以禱之公

曰惟心可以格天何虛文詔瀆爲哉遂省刑罰釋無辜齋沐外寢再拜籲天隨禱而應治嘗厄於火雖暮夜公必往拯之曰延火之舍不絕則薰天之勢難遏乃令繫絙於樹梢間潑自下東先民爲力挽拽之民止公曰貴重之體安能勝此勞耶公尚不輟屋將傾民恐傷之呼號扶護而去饒尚元夕張燈之俗公亦夜出觀之或簫鼓而歌懽公來而止遂令勿避忻然下車既聽且和之噫他人處此必以妨清擧爲嫌公則借樂之念愈著愛民之擧愈彰非治化之素敷於

人者疇克爾哉

諷觀競渡

鄱陽高舉登永樂甲申進士拜監察御史罷歸居林谷間謝絕人事不入城府一日棹小舟至城下時值重午郡守飲月波樓以觀競渡衆微服箕坐舟上守怒逮之至令其供不合狀舉遂書一絕云　皇后升遐未一年今春　先帝又賓天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如何看畫船守詢之知爲高侍御大慚而延納之公拂衣不顧而去

梅谷化妻

郴陽何梅谷其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將止之則弗從弗止恐貽笑士論一日呼妻至再且三隨應隨呼弗輟妻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徐答曰呼僅二三次即我怒觀音一日被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

彭綏之嘲友

樂平彭福字綏之舉進士守泰州為人剛介自守以

直道忤於部使者而歸時寓鄱陽有故舊新登進士第者歸餞綴之具酌邀之値微雨累速不至綴之遺以詩云倘來名利若游塵何事痴兒太認眞咫尺泥途行不得山陰雪夜是何人人多傳頌之

郡學古蹟

府學基古報恩寺即今天寧寺也元時寺僧游湘蜀間抄化巨水創治之紺宇雄偉但未設佛像耳 大明兵至凡 文廟不毀僧借宣聖牌位置殿中得免後生徒遂以爲郡庠當而奏取者三 而充戎者三此

可見　聖祖崇儒重道之盛事也宣德中有曾書對於方丈云萬間廣廈歸寒士一榻閒雲許老僧有士人竟以文字易寒字云

彭泰州寄邑尹

弘治間樂平有趙尹者謫選任邑中士大夫皆趨迓之時泰州守彭公韶獨以詩投之云泊陽纔駐使君標本欲擬迎懶折腰莫怪野人踈禮節好從楊貫說陽橋人皆莫喻其意一日編修程念齋見之笑曰緩之譏我邑中人深矣蓋用宓子賤事也考之劉向說苑

子賤爲单父宰過於楊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晝曰諸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賤曰奈何晝曰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单父冠蓋迎之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楊晝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单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单父人亦占彭之介稚之博也

周氏世壽

崑山周壽誼年一百一十三歲生於宋而鄉飲於洪武六年子孫皆有百歲家建世壽堂六世孫震正德中令鄱陽出世壽卷士夫多題詠之上海陸子淵先生以編修使饒跋其卷曰夫金玉之純剛也山岳之靜常也松柏之茂貞也物凡然矣若周之世壽固有本哉深窮論壽誼公之壽足以繫興亡之故為不徒矣三代而下惟宋失天下為無罪惟元興最為事變嗚呼能　人數百年宗社於强弓健馬之間而不能禁一老生覩其子孫之漸盡厖然何其快也若公者

于華華夏之禮以還華夏之主於克華夏之日何其奇也公六世孫震字世亨以名進士從化鄱陽令爵行求文是能輔見華夏之道以昌公之世者而又不獨為壽而已矣世亨其懋之哉深至鄱陽觀是卷而書之公生於宋景定之某年鄉飲禮行於　明洪武之六年卒於鄉飲後五年震生於成化之某年舉進士於正德之六年深書於七年是震令鄱陽之明年也

周古象盧墓

周古象蘄水人生元末事親孝遭喪亂入贅於淮不見笑容妻詰之告以故遂歸尋母葬之廬墓三年妻亡終身不娶淮西僉事幹克莊求見不過晋題日事親未必可曾參職分當爲每愧心今日風來瓢忽動抱琴更入白雲深復爲立孝里門

三餘贅筆

東吳都卬

夜半日出

漢封禪記云泰山東山名日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近閩島夷志云琉球國有大崎山極高峻夜半登之望暘谷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為之俱明又宋學士集云補怛洛迦山在東大洋海中雞初號遥見東方日出輪赤如火流光燭海波閃爍不定唐人詩云海听夜深嘗見日非虛語也

古字相反

古字有相反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是以亂爲治也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息爲長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禮曰衿纓皆佩容臭是以臭爲香也禮曰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是以坐爲跪也如此類者甚多

飲食必祭

古人每飲食必祭未有不祭而飲食者今之釋老食時猶祭而士大夫乃反不行古云禮失而求之野此

亦可見

十友十二客

宋曾端伯以十花爲十友各爲之詞荼蘼韻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淨友巖桂仙友海棠名友菊花佳友芍藥艷友梅花清友梔子禪友張敏叔以十二花爲十二客各詩一章牡丹賞客梅清客菊壽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蘭幽客蓮靜客荼蘼雅客桂仙客薔薇野客茉莉遠客芍藥近客敏叔名景修宋禮部郎中吳中人

傳書鴿

鳥之中惟鴿性最馴人家多愛畜之所放數十里或百里外皆能自返亦能爲人傳書昔人謂之飛奴一友言家有老僕正統間嘗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有鴿墮逆旅主人屋上困甚主人將取烹之見其足繫書一封裹以油紙覘其封識此鴿自京師來才二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啓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

艾一壯

醫家用艾一灼謂之一壯沈存中云以壯人爲法其

言若干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梓潼神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宮事之尤謹按梓潼爲四川屬縣四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貞孝謹之象其山水深厚爲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爲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掇科之士往事之或謂神爲張宿之精詩所謂張仲孝友是也其說不可深考

晝夜百刻

晝夜有十二時十二時有百刻一時八刻以十二時

計之止九十六刻餘四刻不知何在或以問予予曰天地之間不過陰陽兩端而已晝夜者陰陽之象也以晝夜而分之則有十二時以十二時而分之則有百刻以百刻而細分之則又有六千分焉非陰陽之數止於此也蓋陰陽無窮盡者愈推則愈有姑以六千分而爲之限耳故以一刻言之則得六十分八刻六八四百八十分亦多二十分遂八刻有上四刻下四刻上四刻如初刻正也有初初刻多十分爲合二百四十分所以十二時一百刻而總六千分也

吳綾出火

吳綾爲裳暗室中力持曳以手摩之良久火星直出

蓋吳綾俗呼爲油段子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人服之體氣蒸儕宜其致火也

鹿角

今官府衙門列木於外謂之鹿角蓋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埋樹木外向亦名曰鹿角

道家南北二宗

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謂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楠楠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其北宗者謂呂巖授金王嚞嚞授七弟子其一丘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玄次王處一次郝大通次馬珏及珏之妻孫不二此外又有所謂全眞者其名始嚞蓋嚞大定中抵寧海州馬珏夫婦築庵事之題曰全眞由是四方之人凡宗其道者皆號全眞道士

浠沸

浙中人家水溝多用陶瓦爲之如竈突狀名之曰涯取其流通不壅滯也此地少水人家多於山上置閘蓄水遇旱歲開以灌田名之曰沸取沸然之義也

風馬牛

書云馬牛其風左氏傳云風馬牛不相及蓋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

蕈

蕈生背陽濕地風味殊美然間有毒者食之往往殺

人周公謹齊東野語嘗載其事近傳一法煮時和燈
心草或以銀杏浮之若燈心與杏色黑即有毒棄之
勿食

辯鳥雌雄

鳥之雌雄不可辯者視其翼左掩右為雄右掩左為
雌一説捉其毛置水中沉者為雄浮者為雌

戒指

今世俗用金銀為環置於婦人指間謂之戒指按詩
注古者后妃羣妾以禮進御於君女史書其月日授

之以環以進退之生于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者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則世俗之名戒指者有自來矣

老醫少卜

世言老醫少卜則醫者以年老為貴卜者以年少為貴老醫人皆知之問之少卜不知何謂按王彥輔塵史云老取其閱少取其決乃知俗語其來久矣

鍾馗曆日表

唐故事歲暮賜羣臣曆日并畫鍾馗劉禹錫有代杜

相公謝鍾馗曆日表云圖寫威神驅除群厲頒行元

曆敬授四時弛張有嚴光增門戶之貴動用協吉常

爲掌握之珍又有代李中丞謝鍾馗曆日表云繢其

神象表去厲之方頒以曆書敬授時之始

急須儂𠑊

吳人呼煖酒器爲急須呼煖飲食具爲儂𠑊急須者

以其應急而用吳人謂須爲蘇故其音同儂𠑊以銅

爲之言儂者不得竊食故𠑊之也

雷公電母

俗呼雷霳爲雷公電母然亦有所本易曰震爲雷離爲電震長男陽也而雷出天之陽氣故俗云雷公離爲中女陰也而電出地之陰氣故俗云電母

彖象

或問易之彖象何以取義予曰繫辭已有明說不必深究舊嘗見一說云二字皆假獸以名象爲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喻之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

鬚眉髮

人之鬚眉與髮皆毛類也而鬚下生眉橫生髮上生或問予亦有說乎予曰鬚腎屬也腎為水水潤下故鬚下生眉肝屬也肝為木木旁敷故眉橫生髮心屬也心為火火炎上故髮上生

古玉器

古玉器有奇特細巧非人所能雕琢者多傳鬼工所為予曰非也此皆昆吾刀及蝦蟆肪（脂也）所刻按本草云蝦蟆能合玉石陶隱居亦云其肪塗玉則刻之如蠟但肪不可多得取肥者剉煎膏以塗玉亦軟滑易

豕借未嘗試耳

廿卅字

今書廿卅二字按說文云廿音人二十并也卅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國語有云行玉廿穀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卄有六年是則又以四字爲句而以二十爲一尤明白矣

角三弄

譙樓畫角之曲有三弄相傳爲曹子建作其初弄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

鞋又雞三弄日起家雞保家亦雞雞又雞今角音之
嗚嗚者皆雞字之曳聲耳

懸笥瑣探

姑蘇劉昌

峻偉

軒公輗持己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炬朝衣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畢不告於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問其來不悅與處皆避去平生峻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間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爲他日傳世考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

好及卒朝廷修英廟實錄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

忠直

王端毅恕歷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千餘疏皆忠直凱
切蓋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
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年九十矣猶考論古今
不忘憂國

薦才

況鍾在蘇州與學禮士儒生貧寒者多有所給於是
爭獻詩鄒亮獻二十首鍾獨稱賞欲薦其才于朝命

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門外鍾得書嘆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爲義類如此

惠政

况公鍾治蘇剛果敏達不畏强禦有惠政九載滿去郡民赴闕留者八萬餘人歌曰况青天朝命宣宜早還又曰况太守民父母願復來養田叟遂再遣任楊文貞贈以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又迎張益州

在郡十有一年卒于官士民繪其像祀於范文正公之祠

矜才

王汝玉作神龜賦 上親定為第一召解學士謂曰汝玉賦第 卿賦次之何也縉曰汝玉文辭甚妙臣實不能勝 上青時安南平乃詔新城侯與六部賀表皆令王汝玉撰既上 上覽之益喜時黃文簡公淮侍側 上曰汝玉誠俊才朕觀其所撰表誠不厭文簡公叩首言汝玉以是自矜退多後言王孟揚亦

不自安南還得辠乃與汝玉先後下獄死獨玉遂善
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卒

夫婦如賓

五代葛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
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踰垣
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欲其
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
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此與晉使鉏麑刺趙盾
相似盾篤於君臣富人篤於夫婦皆足以感人益見

大抵民彝之不可滅如此

龍卵

成化五年六月初五日河決杏花營水及堤明日三司以牲醴致奠旣歸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下銳上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黧黑點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疋布易焉因馳以告始覩之甚恐以手撼之中汩汩作水聲又甚重氣燄而澤潤不知何祥也或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固其類也越三日予遇和僉憲于州橋西見圖其狀于

壁且書其上曰玄珠占法江湖見龍卯主大水又聞前一日卯送開封府皆懼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門墜于地中惟水而已

菊有黃華

吾鄉范文穆公玉能作菊譜言月令以動植志氣候如桃桐者直云始華而菊獨云菊有黃華豈以其正色獨立不伍衆草變詞而言之與予始甚疑之信如譜中所載其色已不勝其多而月令獨云菊有黃華何也及來河南行熊耳錦屏弘農崤函諸山時正秋

草木俱衰謝盡山上下暨水厓籬落皆黃菊大如錢叢生繁然乃悟河南爲中州得風氣之正黃爲正色而正秋時着花隨地皆有此月令紀候所以獨言之也然則如譜中所載諸品得無人智力變幻所致與則其見遜于月令宜矣

絕筆詞

曾狀元子啟名棨永豐人仕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善艸書能詩歌稱江西才子有薦一士人至者既入內將試上曰堂堂翰林獨無一人如彼者乎衆以子

啟應詔御試天馬歌于啟之文先成文多遒亮士人後成詞復蹇澁上立賜予啟瑪瑙帶始授士人官由是予啟寵遇日至既而有疾自惟不可起乃捉筆書曰宮詹不小歲周非天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簀蓋榜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卒贈禮部侍郎

學與才不同

翰林侍講劉公鉉于始舉進士以鄉曲上謁踰年公始報禮坐定言年來老嬾不欲與人競相往來必俟有來者可報則報之此雖迂濶而簡于接人亦省事

又言吾鄉國初仕翰林者梁用行滕用亨皆博學能文章每有所作必旬日始成王汝玉時爲贊善日爲文數篇諸老先生驚嘆傳觀則曰此皆吾所讀書非有所加也何故其速成如此今翰林吾與中二三人吾每作文必旬日始成而張士謙益則日作數篇信學與才不同蓋公隱然有自負者

僧殺牛

浮屠大有無賴者竄其中向時襄陽石賊是已余嘗自鎮平赴南陽至麒麟岡見大家數十皆若被發者

問從吏曰岡上有大塚今推爲矣此石麒麟即故塚
上物也予慨惜人之至十三里河見大塚益多又至
三里河則一艸菴菴外方塚石甃橋且治碑亂建橋
功皆粗完予入菴中惟一小童云有僧旦時入城矣
予問此大石何從來曰在十二里河塚中所掘爾余
徧行石間見石上有流血被滿問從吏此何爲曰當
是殺牛馬然予大駭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來予
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予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耶
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

僧言有千戶夜牽牛來殺之就石上剝取皮耳予怒使從吏送南陽府獄盖護衛軍也皆坐如律發塚夜殺牛此豈小事乃猶欲以建橋爲功而公肆其恐一無問者何邪昔韓滉嘗曰賊非牛酒不嘯結滉於是禁屠以絕其謀予身在遠職聊自嘆息而已

殊遇

吾鄉禮部侍郎金公問在仁廟時嘗賜歐陽居士集二十本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于火公忘護持已失八本後宣廟在文華殿公被顧問因從容言賜書事

宵廟假令内侍爲禱之踰數日得賜入木雖無官不

而南雨制恩賜復歸于先祐殊遇也

木冰

成化丙戌十一月朔日予自西華抵扶溝明旦坐堂

上見有若霧者從東來著樹并艸莖皆白少頃堆積

枝柯間玲瓏雕鏤扎怪問輿皂此何物曰樹孝也因

檢玉篇集有云水凌禾稼達官怕既而聞河南李少

保賢有疾十二月十四日竟卒大夫之所繫固重也

矣

白楊

予初不識白楊及來河南巡行郡邑嘗出北邙經平曠入山谷見丘塚間多大樹問從者曰白楊也乃悟古人哀挽用此不爲無謂東南丘壠多植松栢故人多不識白楊蓋其種易成葉尖圓如杏枝頗勁微風來則葉皆動其聲蕭瑟殊悲慘陜虢南山谷尤多高可二三百尺圍可丈餘修直端美用爲寺觀材久則皴裂不如松栢材勁實也

鼯鼠

唐盧藏用弟若虛多才博學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文大如拳怡諫謂之䶂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愼所謂䶂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予在虞衡時四川貢諸獸皮中有石虎者似猫而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黃而斑黑正類豹文豈所謂䶂鼠而俗謂之石虎邪

笏囊

唐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張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今公卿多肩輿四品以

下始乘馬惟南京與外方面官迎詔送表時皆就服乘馬導引有搢笏于帶者有手自持者有人爲持者要之皆以意自便無所謂故事夫九齡使人持笏有囊而世因置笏囊乃知古人舉動不苟如此今人借使能置人亦無肯放者

藝事自負

王孟端中書寫山水爲一代名筆嘗退朝黔國公從後呼之孟端不爲應有同行者曰黔公呼君孟端曰吾亦聞之必其與吾索畫耳黔公追及之果云云孟

端亦不答黔國又造其第數年始作一幅曰吾不可宜寄黔公其西賓平仲徵者吾故人也吾但寫寄之待彼與求耳使人之售其身之易者觀孟端之於書亦可以自媿矣

蘭陽二印

成化六年三月開封蘭陽縣掘地得二印印上送于河南布政司其大如今之府印廣二寸方圓八寸厚可五六分文曰宣差副總領之印背有天輿六年六月日行宮禮部造十二字旁書宣差副總領之印七字

其一文曰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如今之縣印槐總領之印差小背有天典六年二月行宮禮部造九字旁亦正書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八字此是大金時物而篆文不甚𤼵字畫或五或七或九皆取陽數天順七年時予同僚張孟弼築堤捍河亦嘗得一印文曰行軍萬戶之印失記其所造年月當是同一時也我朝凡印章每字篆疊皆九畫此正乾元用九之義豈彼之所能知哉

借酒詩

予在史館時日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多有澱者湯東谷泚勸從予索之詩曰兼旬無酒飲詩腹半焦枯聞有黃封仕何勞市上沽予嘗至其第見其聽事春聯曰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後堂曰片言曾折虜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從輿濟伯禮部尚書楊忠定公善泰迎鑾輿故云其東偏曰楚柱西山多與朔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矣

古銅欵識

予嘗至南內于戊字庫見古銅器一事如劍而無刃平直首微稜下有靶長可二尺濶僅及寸皆嵌銀作童子奉牌舞牌上有古并菲家四字面嵌銀題横稜雖斷佞臣頭碎腦濺成白信憂解使英雄生膝氣從今不用佩爽鈎詩直似宋元人作然不可考矣

龍鬬

天順七年九月十六日予自嵩縣赴汝州見一物於中天淡白垂長數丈尾微曲少頃不見忽又垂出閃閃若動緲如數百丈絲人言此龍也十月二日自南

陽趙鄧將至白馬寺時微雨且晴忽見西南有黑物在游雲間蜿蜒如圖者其首尾莫可辨惟身顯然若草書雲字之狀忽又有一白物在其下如乙字然相去尺許久之始滅人皆言龍鬪云

覽譜

袁鉉積學多藏書然貧不能自養游吳中富家依棲之間與之作族譜研窮漢唐宋元以來顯者爲其所自出凡多者家有一譜其先莫不由侯王將相而來歷代封誥誥勑名人序文具在初見之甚信徐考之

乃多鉉贋作者鉉年七十餘竟以作諾事致一家爲其府所究破其産人四竄避去而鉉亦不復來吳

詩讖

正統三年六月一日予始入吳縣學爲增廣生是年開科取士而吳學之得舉者三人周郁爲春秋魁第四名張瓛第十一施槃第十五既而赴會試槃作詩留別其詞有曰紅雲紫霧三千里黃卷青燈十二時又詠胡蝶云莫怪風前多落魄三春應作探花郎已未果狀元及第

萬三遺宅

況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制耳惟大松猶存焉被沒者非萬三家蓋萬四之在黃墩者耳

蘇談

吳郡楊循吉

姚守重士

革除年間太守姚公最爲重士嘗禮俞貞木於布衣之中數數餽以薪米因此遂復得錢繼中二老儒皆徵出郡下自姚公折節勸好悉爲貴客郡中常開宴彥士偕集一右列指使據坐上席繼中罵之貞木賤繼中足蹴使勿罵繼中罵愈急太守問故繼中曰公今日設會當以尊士爲重更無目子使一武臣坐諸

賓上耶右列慨謝退避下座是時四海初定武公方盛衛將赫赫在姚公固不敢與之抗禮置之上坐盖非其本心云而繼中當筵叱罵太守爲之彌縫周全指使爲之從容避席皆可謂難得者也

黠妓賺詩

老儒陳體方以詩名吳中有一妓黄秀雲好詩謬謂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如此肯爲詩百首贈我以爲聘資乎體方信之爲賦至六十餘篇而没惜致淸婉傳誦詞林然是妓性實黠慧利於多得其詩而

已於體方本無意也方體方之爲詩時人多笑其老耄被詒而欣然刎款於人以爲奇遇焉

韓公有度量

韓公永興作鎮兩廣時嶠蠻方熾公深追之斬大藤峽嶺表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於此開都府聽治焉門列晝鼓數十面毎有出人則撾之以爲節凡給侍左右皆三品指使盡極一時之富貴其尊嚴擬於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毎賓客過必有厚贈軍前取資無算而士氣慴伏無敢有不盡力者諸蠻因是遂屏

息不出至于今猶公之功也然公得謗亦竟坐用侈一事觧政及後代者至則拘拘繩墨無彼公之洞達也當公之時廣中兩司自正使而下交代皆一至梧州叅謁候於門下若小吏然及見則長跪白事惴惴不敢以方面自居也及公歸後川易四五人皆不得然矣惟交代一見為不廢也則知公之威望豈可以時輩小節求之乎

僧中普記

陽山寺僧道昂能默誦法華經七軸熟如注水每旦

入城則沿途持以爲課至半道輒一周將他如圓覺了義慈悲懺法金光明地藏皆能尸述不煩披閱余惟華嚴般若則稍對經本然閉目亦能諷誦畧擬行墨而已吾輩士人同多愧之也

吳中醫派

今吳中醫稱天下蓋有自矣初金華戴原禮學於朱彥修既盡其術來吳爲木客吳人以病謁者每與一方率銀五兩王仲光爲儒未知醫也慕而謁焉因咨學醫之道原禮曰熟讀素問耳仲光歸而習之三年

原禮復來見仲光談論大駭以爲不如恐壞其技於是登堂拜母以定交時仲光雖得紙上語未能用藥原禮有彥修醫案十卷必不肯授仲光仲光私窺之知其藏處俟其出也徑取之歸原禮還而失醫案悔甚嘆曰惜哉吾不能終爲此惠也於是仲光之醫名吳下吳下之醫由是盛矣

顧阿瑛豪侈

顧阿瑛在元末爲崑山大家其亭館蓋有三十六處每處皆有春帖一對阿瑛手題也記必名公詩必才

士雖篆隸二三字亦必選當代之筆當時如楊廉夫鄭明德張伯雨倪元鎮皆其往還客也尤密者爲秦約于立釋良琦有二妓曰小瓊花南枝秀每會必在焉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雖不逮諸客而辭語流麗亦時動人故在當時得以周旋騷壇之上者則亦非獨以財故也後阿瑛遭亂財盡散去遂削髮爲在家僧

常熟酒令

常熟士人飲酒立令至爲嚴酷杯中餘瀝有一滴則

罰一杯若至四滴五滴亦罰如其數人惟酒錄事是聽不敢辭也又其爲側爛多如不說後語及落臺說話不檢舉飲不如法皆有罰罰而辯者爲攪令亦有罰必滿飲飲後犯令則復罰雖十罰必罰十杯無一恕者其爲深刻慘酷杯勺中商君矣如飲者飲本乾主令者故欲其飲則驗杯唱云有五滴則徑罰五杯或主令者初舉酒時揚杯唱云如法而不告以其故及飲者効之揚杯則唱云不如法不得不飲故其賓會非有深量者未有不被荼毒者也不知此法起

於何人亦不仁之甚矣然亦其本邑自行之他邑不用也飲酒本以為歡乃苦人如是豈善飲乎

武功治水

武功在章秋治水久未就功聞於王尚書來尚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兆開數渠引水散為各支流去而時或泛濫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從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水源也以百計塞之皆莫效下以土石若

無者問一僧有道武功就往謁之問術僧不肯言强之但曰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柱洞徹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寒不踰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時爲人道之

文襄佛嚎

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刹旌節所至鐘磬交接每至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誚之文襄笑曰卽如以年齒論之彼長吾蓋二五千歲豈不直得人拜一二拜也

行之自若

東里薦吳人

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賤清華如吾蘇一郡若有三人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累薦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曰詩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者哉

文貞貴德

楊文貞公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仲舉先生焉曰此門何不容有德之人先踐也

五經文累

陳五經嗣初家居後王淮學士展墓還台州過蘇相相與登城而游焉王公引其二子拜五經於城上乞文遂爲命筆時五經老矣冥搜耗精至成疾乃戒弗復覩篇翰後一客頗無狀必欲五經爲之辭而不獲因怒曰若強吾作須臾耳客責曰王學士固有勢人文宜與之吾故人輩何足勞公耶五經不得已勉領

之操觚而疾重遂以不起大抵作文出於思索具傷
心役氣時甚又況執筆對題爲世俗酬應之文亦何
意味苟非沛然有餘之才鮮有不爲所困者也

吳郡楊循吉

太傅收城

勝國之末太尉張士誠據有吳浙僭王自立頗以仁厚有稱於其下開賓賢館以禮羈寓一時士人被難擇地視東南若歸自是有能羅致名客如張思廉陳惟允周伯琦輩皆在焉及 大朝行弔伐之誅群雄稍顛而士誠獨後至勤 王師鐘鼓聲伐螳臂自衛天下笑之當是時太傅中山武寧王實為元帥以長

圍困城城中被困者九月資糧盡罄一鼠至費百錢鼠盡至煮履下之枯草以食于時城中士卒登垣以守多至亡沒士誠聚尸焚于城內烟焰不絕哀號動地武寧圍久不克或有獻計者曰蘇城益龜形也六處同攻則愈堅耳不若擇其一處而急攻之乃可破也會士誠之親信李司徒者亦密遣人至軍前納款武寧王乃引兵從閶門入士誠募勇士十人號曰十條龍者皆執大杖出戰死焉武寧乃入不戮一人時信國公以城久不破怒若城下之後二歲小兒亦當

斫爲三段時信國引兵從葑門入過城中士女必處以軍法武寧聞之急使人捧令牌迎信國軍曰殺降者斬信國軍乃止士誠開城破其所作淮音部士誠曰我兒敗矣我往日道如何士誠乃悉驅其骨肉登齊雲樓縱火焚之而已獨不死曰吾救一城人命乃就縛俘至都下李司徒首俘以鼓樂迎導遊城三日意謂必得重賞乃竟正丁公之戮焉李司徒故宅今吳縣學宮是也其墓在九龍塢亦被發掘久矣初葑門以信國之入至今百載人猶蕭然武寧入閶門故

今民物繁庶餘門皆不及也迹士誠之所以起蓋亦乘時喪亂保結義社泛海得杭遂止於蘇觀其在故元時貢運不絕亦周知有大義者獨恨不能如吳越錢俶王之獻土以取覆滅哀哉然蘇人至今猶呼為張王云

魏守改郡治

蘇州郡衙自來不在城之中心僭周稱國遂以為宮頗為壯麗元有都水行司在胥門內乃遷衙居焉及士誠被俘悉縱煨焰為瓦礫荒墟方版圖新收茲地

高皇擇一守未慨蒲圻魏公觀方以國子祭酒致仕將歸　上親宴餞於便殿得平蘇之報因酌酒留之曰蘇州新定煩卿往治蒲圻遂領蘇州時高太史李廸方以侍郎引歸夜宿龍灣夢其父來書其掌作一魏字云此人愼勿與相見太史由是避匿甫里絕不入城然蒲圻愛被殷勤竟遂棄寐告爲忘形之交然未有驗蒲圻碩學夙充性尤仁厚貴臨之久大得民和因郡衙之隘乃按舊地而徙之正當僞宮之基初城中有一港曰錦帆涇云闔閭所鑿以游賞者久已

堙塞蒲圻亦通之時右列方張乃爲飛言 上聞云蒲圻復宮闕浮心有異圖也時四海初定不能不關聖慮乃使一御史張度覘焉御史至郡則僞爲役人執搬運之勞雜事其中斧斤工畢擇吉構架蒲圻以酒親勞其下人予一杯御史獨謝不飲是日高太史爲上梁文御史還奏蒲圻與太史並死都市前工遂輟至今郡治猶仍都水之舊僻在西隅堂宇偪側不稱前代儀門下一碑猶是都水司記可徵也而僞吳故基獨爲耕牧之場雖小民之家無敢築室其上者

惟宮門巍然尚存蒿艾滿目一望平原而已然數年之前猶有拾得箭鏃與金物者近亦無矣

嚴都堂剛鯁

嚴德明在洪武中爲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中居於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吳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于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在都察院勾當來識法度底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

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即是也李大驚急扶起之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貧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家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前輩朴雅安分如此聞之長者洪武時吳中

多有仕者而惟嚴公一人得全歸鄉里其子孫不聞
如何也然當公在時已埋沒不爲人所知況其後乎

況侯抑中官

蘇州古大郡也守牧非名公不授載見前聞自人我
朝魏公觀以文化爲治姚公善以忠烈建節赫如也
自時厥後乃得況公鍾焉公本江西人實姓黃氏初
以小吏給役禮部司僚毋有事白堂上必引公與俱
有所顧問則同詢於公以答尚書呂公震奇之因薦
爲儀制主事　仁宗賓天　宣宗在南京當遣禮官

一人迎　駕衆皆俾行呂尚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
曰是固非我不可鋪馬馳七晝夜至南京　駕發公
紗帽直領芒鞋步扶版轎行千餘里不辭其勞　宣
宗憐之　勅令就騎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　宣
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時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
絡繹不絕采寶幹辦之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恒
有五六人居焉曰來内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采
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蓺郡佐縣
正少忤則加捶撻雖太守亦時訶責不貸也其他經

過內官尤橫至納同知卧於驛邊水次鞭笞他官動至五六十以爲常矣會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而知蘇州有內官難治乃請　賜物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毋字假之以柄下車之月首謁一勢閹于驛拜下不答歛揖起云老太監倘不喜拜且長揖既乃就坐與之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御轎押其後由是內官至蘇皆不得撻郡縣之吏矣來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況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

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爲設食而止於是終況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罹內官之患也然況公爲政特尚嚴峻故時有以輕罪而杖死者御史某廵按在蘇況適過交衢中拱手而過不下轎徑去人乃嘶之競以爲謗故久抑遏不遷至九年復爲留守卒官然蘇州至今風俗淳良則皆其變之也至於減三分糧當一代軍則其惠澤之在人者不小也然其初非呂尚書之薦宣廟之知楊文貞之助則安得如是而九年之間使不滿而他徙則其政未必告成若此也郎

中引與之俱逸其名不耻下問以達其下亦賢矣哉

錢曄陷楊貢

錢曄常熟之富人也入貲得授浙江都司都事豪壓一邑知府楊貢訪朱漢房御史曄在焉衣服鮮美而語言容止無復都雅貢敬之既去問得是貲官貢始悔恨曰此吾部小民何敢與吾坐乎惡之曄之寓舍在泰伯橋下先是指揮何某呼角妓數人供宴舟載經曄寓過曄亦方筵客截而有之何由是銜曄至是每短曄於貢貢既深惡曄得何言益怒於是以事收

之下府獄吳人大喜貢具本馳奏韡之輩如劉以則等數人皆大家也平日相結爲友見韡敗有齒寒之懼各助韡銀五百兩必欲勝貢韡家僮奴數百人多有有智能者貢之本既發上道韡家人隨焉詐爲附舟者與齋本吏一路游處卒賂之發封竊視盡得其所奏情罪辭吏先往預以木進焉一一皆彼貢所論者也後三日貢木始入同下巡撫都御史鄒來鶴推勘鄒特欲扶韡故遲之以貢難抑不敢決初韡之在獄獄囚夜反知縣聞人恭白貢請乘勢棒殺韡貢不

肯曰是何得好死獄中貢意蓋欲顯戮犍并沒其產
也及鄒既為瞻獄久未成瞻遂使人以貨謀於權貴
乞同提至京廷對於是貢與瞻皆就逮北行初將朝
審時方嚴寒瞻將投尉五更已縛貢縛繩至骨又不
與飲濕凍欲僵莫能發一語瞻則飲酒披裘至臨入
始一縛焉於是貢辭不勝貢至刑部尚書某曰楊知
府汝作街頭榜用牌兒名綴語此時已天奪汝魄矣
尚何言初瞻進木自署浙江都司都事至是刑部覆
不言貢以知府按瞻事但言以都事與知府詰奏事

勢相等又牌與貢亦交有所論於是論貢與牌皆爲民災人究之貢誠清苦無所私其取牌亦深欲抑強而自立也公不勝貨事遂以壞惜哉然於貢亦何損焉當時僉事湯琛賦一詩紀之蓋幾千言語雖鄙俚皆述實也詞多不載貢既去郡貧甚還家布衣破帽教授以自養迄始郎世牌無子亦老死家中將死前月餘所乘馬尾一旦盡落人謂絕後之兆方牌盛時其享用等封侯園池之勝蓋爲江南甲冠嘗於池中築一亭夏月宴客則登焉客既集則去橋不得輒去

亭皆四空嫌日色烝照則取大方舟實以土上種名花作高屏視目所至率而障焉

王文捕許妖

許道師尹山之小民也善房中術以白蓮教惑人欲鈎致婦人爲亂有傳道者數輩事之以爲神佛遂鼓動一境皆往從焉具人居一室中人不得妄見以五月五日取蜈蚣蛇蠍壁虎等五種毒物聚置一甕中閉而封之聽其相食最後得生者其毒特甚乃取而刺其血和藥浸水貯之令婦人欲求法者必令先洗

其目云不爾不清淨不可以見佛洗後入室金光眩然妄見諸鬼神相愚無知者於是深信之以為誠佛也道師坐一大竹籃中令婦人脫衣抱持傳道婦人不肯者則請令小兒摸其勢果若天閹者於是疑不疑之及親體則迫而淫焉婦人或聽或不聽無不被污而出不敢語人故其後至者不絕有沈三娘者與之淫尤密每招村之婦女來傳法則並污之惑者既衆恒所聚人亦幾百數時都指揮翁某新至欲以此立功求陞百戶李慶贊之遂白都御史王文張皇其

學文時以賑濟在蘇亦有喜功心三人議遂合乃發衛兵五百人往收之知府汪滸指揮使謝某坐中軍李慶為前哨奴黨初但以浮人故為左道實未敢為叛也至是懼死乃相率遁去居田野中其類惑之者執竹鎗田犂之器衛之許道師坐一石上衛兵列陣而對之其黨曰汝軍家勿動吾師少誦一呪則汝等來者皆死衛兵戮之衆欲反走中一卒曰賊首坐在石上何難擒也馳突前至道師所執其衣領擒之餘皆盡縛無脫者蓋將三百人焉皆以檻車載送捷上

尚書于謙在兵部深知其飾功止特奏陞翁一級餘並不遷賊首罪極典連誅者三四十人沈三姬者亦在焉後李慶進本自陳其功乞遷官于尚書立案不行慶爭曰若如此則使他日有警人不肯用心也于曰吾杭州人豈不知此事僞邪今一士執一人遂詔之討捉乎遂罷許妖之罪自是滔天不容誅矣然其間田野愚夫有一時無知相從者因三人有遷官之心遂使三百人皆以大辟死誠何心邪後文彬誅翁亦繼死李慶之二子皆爲盜死獄中亦報施之不爽

也已

三學罷王敬

成化癸卯之歲太監王敬以采辦藥材書籍至江南所至官司無不望風迎合任其意剝取財貨無敢沮者於是民間凡有衣食之家悉不自保惴惴朝夕又有一種無賴小人投附其中悉取富人呈報或以貸其私怨敬既恃其權奸於是大肆厥惡至及於士類先在杭州時使士子錄書或不如意則出梵經使鈔之得賄而止至蘇復以子平遺集要三學筆錄其多

至千餘卷初每生給錄一帖凡錄數百帖與之矣時方近秋試復以紙牌呼集諸生諸生知其意復欲抄書不往敬怒使人督促三學學官學官不得已率諸生往見于姑蘇驛敬時坐堂上其副曰王臣者立其傍王臣本杭之無賴嘗得罪當死有邪術能爲木人沐浴跳踉于几上夤緣進上遂得寵用是行實其計敬之爲惡大抵皆斯人爲之敬特爲之尸而已時敬見諸生至責曰何不肯寫書衆合辭對向來已寫訖敬曰昨日飯今尚飽耶遂欲笞學官諸生乃大譟呼

其在門下者皆人指欲面而罵之欲起而復坐不能爲進退荒惚失措仰面仮看丁座上聽其罵其部下軍校執杖挐諸生走出驛門遇市薪二束各執之反擊軍校皆散走王臣卯不敢遁入舟中衆又從而逐之有鄭万者都下惡少亦王臣黨也被執至城門下闔門而毆之幾死時三學生徒及其家僮僕幾百人旣散夫明日欲召知府劉公瑞流面愬之以爲計使諸生罵之劉公跪拜乞罪由而訪求罵者自三學乃一時椅其衆多以所訪十七人及諸生皆引見敬王

臣時在側乃極口詆訶諸生不知何人悉以諸生陰短散王臣臣悉發之衆大慚而出劉乃升罵者笞于皇華亭下各十具數而已劉次日召諸生責之曰王敬宗有三條玉帶汝輩小兒何能與之抗且說永樂間秀才罵內使皆發充軍汝謂無紅船載汝輩耶悉械至臨清則俱死爾長洲學生戴冠獨抗對曰死生有命如何怕得遂罷然諸生又有自書其輩名字詣敬首告者蓋爲敬所窺薄焉方罵時巡撫都御史王公恕適至公嚴峻剛方特爲天下具瞻平生恒不

喜閣貴至此諸生懼罪哀訴馮公曰既已罵訖今無如之何且俟其歸必作奏亦不過行巡撫巡按處耳今且勿譁諸生大失望然不知王公密奏已達矣後敬至　閣下果以諸生事上至動　震怒果下巡按推治時敬勢方張未敗也諸生又往告王公王公曰此人耳目至多蘇州南北交往之地兼有二豎在此謂織染局有太監二人既聞推治安得不笞朴松江僻靜吾已與御史言送彼中獄矣巡按時爲張公淮亦號有風力不肯承旨重繩諸生以是得無苦然張公亦且未

敢決其事持兩可之說以待會王敬等事敗下獄張公乃上其事得皆末減焉初敬出時氣焰薰天諸生以士子罵之與古人烈烈者何異惜其後更無挺然自當敢出數語與此輩辨曲直者俯首帖耳反致儕輩之事抑何前後之不類乎惜哉聞諸四方可笑也古之爲忠義志定於平日而氣發於一時彼無根之怒豈可一旦而施之遂以微取忠義之名乎若然則陳東輩遍天下皆是也當時好事者遂傳以爲吳中十了美談不知乃一時之氣耳豈不過哉

此卷有稗史學黃氏吳記祝氏很評郘褻馳頗遠

不及也顧嘉慶識

庚巳編

長洲陸粲

太學

相傳　高皇帝時初起太學　上臨視之顧學制宏麗　聖情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百四十年來學生居此堂者往往占魁選躋位通貴他所不及也又諸堂中都無蜘蛛云　上來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纔建屋爾輒據之耶顧呵之出語訖而蛛遁從茲遂絕

貢院

南京貢院錦衣衛指揮紀綱宅也綱有寵　文皇帝
朝後坐不法伏誅闕門受戮於是（或云生瘞其下）至今每鄉
試時舉子入院輒有聲自地中起歷諸號而止如萬
馬騰踏者云

鬼兵

陸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遊暮容倚門
獨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千百人自
腰以上不可見腰以下所可見皆花繒繳股其行甚

疾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時過始盡是歲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諸衛討之兵歲餘乃罷官帑爲之一空容所見蓋兵象也

婦人生鬚

弘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髭長三寸餘見於邸報予里人卓四者往年商於鄭陽見主家一婦美色頷下生鬚三繚約數十莖長可數寸人目爲三鬚娘云

肉芝

今年春長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田見湖灘一物白

如雪趨視之乃見一小兒手也連臂約長尺許其下作聲唧唧驚走報其夫夫往看亦甚駭怪掘之其根不可窮乃折而棄之湖膏讀神仙感遇傳云蘭陵蕭靜之掘地得物類如人手肥潤而紅烹而食之踰月髮再生力壯貌少後值道士顧靜之曰神氣若是必嘗仙藥指其脉曰所食者肉芝也壽等龜鶴矣然則漕湖之物正此類耳乃不幸棄于愚夫之手惜哉

玄壇黑虎

吳俗喜鬭蟋蟀多以決賭財物予里人張廷芳者好

此戲爲之輒敗至鬻家具以償焉歲歲復然遂蕩其產素敬事玄壇神乃以誠禱訴其困若夜夢神曰爾勿憂吾遣黑虎助爾今化身在天妃宮東南角樹下汝往取之張往掘之獲一蟋蟀深黑色而甚大用以鬭無弗勝者旬日間獲利如所喪者加倍至冬促織死張慟哭以銀作棺葬之

芭蕉女子

馮漢字天章爲吳學生居閶門石牌巷口一小齋庭前雜植花木瀟洒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

忽覩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窗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斂袂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真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相押之女忙迫截衣而去僅執得一裾角以置所卧席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鄰僧庵中移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嘗爲怪惑死數僧矣

怪石

予家楓橋別業港運河中有青石一方可長四五尺

磐塚巖間物俏落於此歲久爲怪每至秋間能自行出於河出必有覆舟之患一歲有水商泊筏於港口自其下過木爲撐起尺餘商大驚而外報覆一麥舟少時復自外入木起如前今猶在水中時爲變怪

蜂化促織

相城劉浩性好鬭促織嘗侵晨出婁門見水濱一大蜂以身就泥中輾轉數四迴集敗荷葉上心竊怪之還過其地見蜂猶在身已化爲促織頭足猶蜂也持歸養之經日脫去泥殼則純變矣健而善鬬所當無

不勝者物數之相感化固然

方卵爾猴

弘治末南昌艾公璞廵撫江南蘇州屬縣崇明申報本縣民家有鷄生卵而方者與而碎之中有一爾猴纔大如棗艾公以告廵江都御史長洲陳璚欲同奏於朝陳公曰妖異誠當以聞然其物怪甚度已不存矣萬一柄臣喜事者以　詔旨何以進命艾公乃止吳用見其文稿云

雀報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死迎道人與之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差然一一雀莫減也范如教買雀養之有死者則旋買之以充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覩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爲此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亦不悔已而病差初久不産育是年忽有娠生一男男兩臂上各有黑誌如雀形一飛一俛而啄羽毛分明不減刻畫蓋冥道以此示放雀報云也

老盜

嘉興金殿丞欒中為刑部主事時湖廣有强盜若干人械至部殿鞫之其渠首年一百二十五歲面如童子殿不信移文驗之果然問其所以致壽曰少居荆山中嘗遇一人以草灸其臍云令爾多壽遂活至此耳 朝廷以其老命杖殺之餘皆伏誅

行坐

古者官位尚右如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語云無能出其右者及行尚西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

就西階謂呼主人爲東道則古人坐尚西亦甚明矣

後世不察遂以東左爲尊耳

續巳編

仁和鄭瑛

人瑞

汝寧秀才燕生者妻一乳三男吾鄉陸鍾人傑知光州時嘗以公事適府城過其家生呼三男出拜皆部秀才形狀衣飾畧無少差其髮一向左一向右一在頂中生云其年皆十二矣以貌類難別故剃髮為髻以識耳他日生卒三子來州謁見云聞此地有一胎三女者與吾兒同年欲求為配人傑奇之召見其人

爲議而聘焉

隕石

成化中星隕於山東莒城縣馬長史家門中初墮地其光熀熀而星體脆軟特如粉漿馬家人以杖抵之没杖成穴久而漸堅乃成一石

猫王

福建布政使朱彰交阯人而寓於蘇景泰初謫爲陜西壯浪驛丞有西番使臣入貢一猫道經於驛彰館之使譯問猫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今

夕請試之其猫盛畢於鐵籠以鐵籠兩重納諸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盖猫之王也

黑厮

黑厮者陝西按察司隷也洪武中有按察使當朝覲詣京籍其從者名黑厮預焉俄一夕病死使將擇代者更造其籍是夕恍見黑厮跪白曰雖死無庸改也小人雖死尚能事公所患潼關難過公但於關外大呼吾名即出矣許之比行所經驛傳百需皆備詰之則

云適有隸報公將至令治具爾問其狀曰肥短而黑使心知其黑厮也出關呼其名訖便聞鬼語云某已出關矣自陝護至淮安謝不肯行曰都城隍嚴某不敢入京師當止此以候公使入朝以事狀下吏久之黑厮遂降於居民言吾黑厮大王也當血食此土鄉民翕然信之爲立廟憑巫言禍福甚驗禱謝無虛日巫積所施予至數百金歲餘使事完復官將渡江黑厮下教於巫曰某日某官將至具[illegible]犒而所有金悉歸之不者吾且罪汝巫不得已往迎焉以金獻前一

日使已見黑厮來白巳曰公謹無泄吾名懼不爲福巫至使受其獄巫不解神意數問皆不答巫隨行數百里個請之乃以實告巫慍歸以語鄉人相率投詞都城隍訴之毀其廟靈響遂絕

蝎魔

西安有蝎魔寺塑大蝎於楣相傳　國初有女子素不慧病死復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時有布政適喪儷客以女爲言遂娶之月餘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需使閽人入私廨取之呼夫人不應但見老蝎大如車

輪臥於棚閣驚而出以白焉不信此爲妖妄鬧請曰他日相公望願無聲欸咨擁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嫗伏棚上樑轉間又成好子矣雖抵諱而詞意頗羞澁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本嫗魔所以負緣見公者非敢爲幻惑欲有求耳公能不終拒乃敢輸情許之乃曰昔爲魔得罪冥道賴觀音大士救拔免其死因假女屍爲人幸獲侍左右覬公建一蘭若以報大士之德耳今形迹已彰幸公哀憐布政領之女子遂隱他日乃命所司建寺至今

存焉

上梁日時

誠意公嘗過吳門中夜聞搥木聲以問左右曰某人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者數椽屋耳公嘆曰擇日人術情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臣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其後家生計日裕不數歲藏鏹百萬果撤屋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辟瘧鏡

吳縣三都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瘧者執而自照必見一物附于背其狀蓬首黧面糊塗不可辯一舉鏡而此物如驚奄忽失去病即時愈蓋瘧鬼畏見其形而遁也世以爲寳至弘治中兄弟分財剖鏡各得其半再以照瘧不復見鬼矣

櫻三舍人

櫻三舍人者櫻纓也 太祖御舟師敗陳友諒于鄱陽死者數十萬返還擲纓櫻于湖寬黿鼉之淵遂能

爲妖舟人必祭否則有覆溺之患

長安客話

晉陵蔣一葵

小履紵彩

李文正公幼舉神童　帝抱至膝上時其父拜起侍丹陛下　帝曰子坐父立禮乎對曰嫂溺叔援權也入朝小履一雙僅二寸餘猶是絆繫所成彩則粗紵爲耿天臺先生所得置王督學大謨家王爲孝廉時也後以還其家

賜第

先朝賜第有胡忠安李文達李文正張文忠胡在麻繩衚衕文正在灰廠小巷李閣老衚衕張在五顯廟廟前張閣老衚衕文達在東邊王府街

講筵金錢

景泰初始開經筵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貽之按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學士一日 景陵懷金錢至史館撒之於地令諸講官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金

錢則金錢之事其來已久

只遜

我朝見下工部 旨造只遜八百副皆不知只遜何物後乃知爲上直校鵞帽錦衣也

洗象

象房在宣武門西城墻北每歲六月初伏官校用旗鼓迎象出宣武門濠内洗濯

國子監松

彝倫堂前古松是元儒許衡手植

翰林院積沙

翰林院門左右各積有飛沙高三四尺若短墻然微風一動則坌起出入者厭之　世廟中掌院某嘗令除去官僚罷謫幾空沙還積如故或以爲形勢宜爾

六科廊

國初六科在午門内原與尚寶司相鄰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猶稱六科廊是也永樂間失火遷午門外遂爲定居

工部銅作　光祿寺酒榨

工部有銅籠四一在節慎庫高可過人云是國初籍沒沈萬三家物又光祿寺有鐵力木酒榨每榨或用米二十石得汁百甕亦云是萬三家沒入者

太醫院銅人

太醫院署有古銅人虛中注水關竅畢通古色蒼碧瑩然射目相傳海潮中出者

太醫院捕蝦蟆

太醫院例於端陽日差官至南海子捕蝦蟆擠酥以合藥製紫金錠某張大其事備鼓吹旗旛喧闐以往

武廟以詩曰抖擻威風出鳳城喧喧鼓吹擁霓旌
林披莽如摅虎捉得蝦蟆瞎眼睛

渾不似

渾不似狀如琵琶直頸無品有小槽圓腹如半瓶榼
以皮爲面四絃皮絣同一孤柱相傳王昭君琵琶壞
使胡人重造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遂以名
元史以爲火不思今以爲胡撥思皆相傳之訛

槮金榔頭

京師稱以好語督過人者曰槮金榔頭言語[illegible]

不易也謂人將死曰去天漸遠言入上近也謂人痼於色者曰閻王來勾何自抑到誰肯失稚有合稱以謂人者曰來勾先抑到巳識去天遠若愛摻金椎眞淦可回轉

嘲北地巷曲中

金陵陳大聲嘲北地巷曲中人半亦近誣不盡然也

日門前一陳騾車過灰揚那裡有踏花歸去馬蹄香綿襖綿裙綿褲子膀脹那裡有佳人夜試薄羅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臢那裡有夜深私語口脂香開口

便唱兔家的歪臉那裡有春風一曲杜韋娘閑遊空
吃燒刀子難當那裡有蘭陵美酒鬱金香頭上鬆髻
高尺二蠶娘那裡有高髻雲鬟宮樣粧行雲行雨在
何方上坑那裡有鴛鴦夜宿銷金帳五錢一兩等頭
昴便忘那裡有嫁得劉郎勝阮郎

三婆

禮儀房在治南供事掖庭者如所稱三婆是矣每季
精選奶口四十名養之內又別選八十名籍於官分
半季點卯二項 內庭有召則就其中撥其尤者一

入易高髻新衣如宮粧以進不稱　旨多至十餘易而後定定則終其身服役於所乳榮富貴厚矣名曰奶婆民間婦有精通方脈者由各衙門選取以至司禮監御醫會選中者著名籍以待　詔婦女多榮之名曰醫婆就收生婆中預選名籍在官以待　內庭召用如選女則用以辨別妍媸可否如選奶口則用等第乳汁厚薄隱疾有無名曰穩婆

快雪堂漫錄

秀水馮夢禎

記慶安坐化事

今歲正月湖南淨慈迎雲栖蓮池師講圓覺師以十三日赴法席甚盛聽衆二千餘某日有客比丘慶安宣城人自言明日日中吾當化去或尤之曰莫揑怪惑衆安不顧先以銀二分授巧者令買薪火我次日衆守至日中咸散去將昃忽起禮十方佛約數十拜遂端坐合掌而逝停三日顏色鮮好鼻注尺餘火浴

無屍氣處長孺兄弟與大衆所共目擊者

記衙門舊例

癸未四月初十日前輩吳復菴召復官吳親兄爲吳復菴檢討諱可行語及近例衙門入閣者講讀已下不問科第深淺率用晚侍生帖吳云嘉靖間想無此例對家兄言及懼不信嘗云分宜當國時有一檢討家居十九年既至與分宜公抗禮上坐用侍生白單帖分宜公亦不爲異嗣後衙門稱晚生者惟七科前輩不論入閣與否又新進者于掌院學士稱晚生避馬

余爲庶吉士數月信陽何公以宮諭改讀學掌院時請教閣師申公換晚生帖矣又云辛未散館時申瑤老以宮允掌院未加學士申瑤老不肯受晚生帖又途中相遇請公避馬瑤老亦下馬請作揖形迹甚不妥後請教江陵公用晚侍生帖不避亦權宜也

趙鼻涕

臨安令有趙鼻涕者以其能軟故得此名民有錢德明者持狀赴告狀稱錢德明年若干歲趙怒命行笞民不服曰汝實我不稱今年若干歲而稱明年何也

趙巻以德爲民名而明字屬下文聞之不覺捧腹高心田說今追記之

栽蘭法二

陳季彩傳栽蘭法取山土火煨細羅過種蘭訖以清水旋澆之以透爲度若濕土難至根下乾土得水則漲而拖根無不活矣蘭根甘易生蟻去之法置盆水中俟水及根即取起次用便溺澆之復置水中俟蟻浮水爲度恐未盡再行前法一次

虞長孺畜一漢印上刻長孺私印款甚奇古一日有
舉人某者乞長孺文體貢訖索印記長孺以漢印付
之某怪其文模糊磨而後用封遝長孺後復用大損
古意怪詢得其故大爲鼓掌此當與削圓方竹杖同
案者也陳季象說

月中人

虞長孺祖母今年八十一矣當六年三四十時秋夜
露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
同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親語陳

李象為余述之

李于鱗岕茶

李于鱗爲吾浙按察副使徐子與以岕茶最精者餉之比看子與昭慶寺問及則已賞皁役矣蓋岕茶葉大多梗于鱗北士不遇宜矣紀之以發一粲

藏茶法二

徐茂吳云藏茶法實茶大甕底置箬封固倒放則過夏不黃以其氣不外泄也子晉云當倒放有蓋缸內缸宜砂底則不生水而常燥時常封固不宜見日見

日則生翳損茶味矣藏又不宜熱處新茶不宜驟用過黃梅其味始足

茉莉酒法

用三白酒或雪酒色味佳者不滿瓶上虛二三寸編竹爲十字或井字障瓶口不令有餘不足新摘茉莉數十朶線繫其蔕懸竹下令齊離酒一指許貼用紙封固旬日香透矣

造糊法二

用麵揩作掌大塊入椒礬蠟等末用水煮候麵浮起

爲度取出入清水浸浸至有臭氣白泛即易水直待氣泛盡取出待乾配入白芨汁作糊永遠不受黴濕季象傳又一法白芨爲末勻入白麵潔淨水浸澄過不可將水入麵但以麵入水入器內蓋好一日一夜待麵沉入底務令粘膩量水多少入白蠟及明礬川椒末置火上不住手攪火須用文火不得令焦結實如麻腐取作數塊浸水中以次用之 子晉傳

汜色紙

用橡子殼大黃梔傘店所用者二味量濃淡合用次

用上白礬川連厚而少路者光滑長几上舖開用排筆上色次疊上務令色遍勿使有白點約一万分二疊置透風處候乾極燥揭開裱用季象傳

雲夢藥溪談

西極文翔鳳

天闕雲卧

天官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爲關梁蓋北河南河皆星名各三星而正義又曰闕丘二星在河南天子之雙闕諸侯之兩觀亦象魏縣書之府予謂黄河應天潢而洛京之南爲伊闕伊闕古所謂闕塞蓋雙闕也也老杜龍門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蓋謂伊闕應天闕云爾而解者忽漫不詳卧雲

者伊陽之北山即鳴皐之派長亙百里如雲卧然龍門南直卧雲或云然老杜精核按天官地紀而命辭恐非漫拈語

中州地形

中州地形大體以嵩高爲心以汴京爲腹以伊汝爲左右手以河淮爲左右足蓋伊陽之北山曰卧雲北則伊水南則汝水卧雲中據之則中州之華蓋伊自鞏會洛即入河汝亦東入於淮兩水之内蓋再結而爲嵩高三結而爲汴河與淮交而入海伊河之北汝之

淮之南皆所謂外羅者與

十五國風

周有二南十三國合之爲十五國風予嘗謂我朝有兩京十三省亦合之爲十五國旣嘗欲賦兩京閩欲爲十五國之賦總挈一代之體旣楚瞿氏亦欲采十五國之詩比於周風予賦尚閣筆未知瞿所采者云何

三山

封禪書八神四曰陰主祠三山索隱曰顧氏案地理

志云東萊曲成有叄山非海中之三神山也按萊陽有三架山如筆架而一云三鵲山云迎唐文皇征遼鵲而名當誤鵲何言乎三架而三迤是豈即主陰之三山與

山繭

禹貢曰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史記作酓絲爾雅曰檿山桑顏師古曰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之爲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爾雅又曰蟓桑繭雔由樗繭棘繭欒繭蚢蕭繭今

萊陽之山繭紬蕤楞繭也衩乘七發野繭之絲以爲
紋旃所謂蠨蛸而勁堅者與

五酉

予初爲庠師朱公論文及楊用修則曰所述如孔子
陳蔡間遇五酉之侮不知其出何書比予遊燕市得
孔子集語讀之亦載此事而所引出者獨闕此條之
注比讀干寶搜神記得之而孔聖全書亦引此然集
語則作五酋故予詩有五酉何事愁相傷之句酉酋
俱通而酉優孔子曰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

者老也律書亦云酉者萬物之老也酋其以言乎終耶集韻或誤

八蠶

吳都賦曰鄉貢八蠶之綿按俞益期牋曰日南蠶八熟永嘉記曰永嘉有八輩蠶蚖珍蠶三月績柘蠶四月初績蚖蠶四月初績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寒珍七月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前輩皆謂之珍愛蠶者故蚖蠶種也

四柱

予嘗詰星命家有四柱同而禍福異者何曰刻異予曰刻異而若之推之者以時不以刻有四柱無五柱而惡乎知之文山贈朱斗南序云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凡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

桂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始以百歲爲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文山殆純星家之舌使之橋然不下者也

滑

史記襄王十三年鄭伐滑賈逵曰滑姬姓之國正義曰杜預云滑故國都河南緱氏縣爲秦所滅按滑非

滑臺之滑滑臺有滑伯墓

靈隱警句

宋之問所得駱氏靈隱警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李太白天台曉望詩門標赤城霞樓棲滄島月最相似

柳東丘記

柳文永州龍興寺東丘記末忽作頓語曰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游暑頓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興乎茲丘孰從我游使韓蘇當

田必爲郡爲誌矣

纖絮

史記豫州其篚纖絮孔安國曰細綿也今伊陽有伊

紬其一種

中國山川

史記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

碣正義曰言中國山及川皆東北流行若南山首在

崑崙葱嶺東北行連隴山至南山華山渡河東北盡

碣石山黃河首起崑崙山皆東北入渤海也予以太

行為春黃河為腸中水與太史合

古詩俳偶

三百篇往往有俳偶語葛覃則是刈是濩為絺為綌草蟲則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柏舟則覯閔既多受侮不少碩人則鱣鮪發發葭菼揭揭氓則言笑晏晏信誓旦旦黍離則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吉日則發彼小豝殪此大兕後世律詩之祖

吹不盡燒不盡

李詩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此搗衣聲也白詩野

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此咸陽草也

聞雁齋筆談

鹿城張大復

櫻粟

櫻粟花之無香韻者也朱必候種之盈畝萬朵爛然亦足奪目飽我生問余此花作何比余昔過盧溝橋一莊院僧驅騾百許頭縱食櫪下其色相錯如繡始知昔人雲錦之比殆非虛妄今日所見頗爲似之二生皆絕倒

茶

茶既就筐其性必發于日而遇知已于水然非煮之茶竈茶壚則亦不佳故曰飲茶富貴之事也趙長白自言吾生平無他幸但不曾飲井水耳此老于茶可謂能盡其性者今亦老矣甚窮大都不能如曩時猶摩挲萬卷中作茶史故是天壤間多情人也

人面桃

桃之品亡慮數十種碧天緋總堪極目然天者故是正色耶至于人面桃則桃之變極矣瑩白如雪光浮白外素者故艷不艷于此方之梅花則今古雅俗正

夜迥然雅使數鶴一時拱作梅發夭夭若雲從

戲書

梅花方開新釀方熟河豚方出水是一時絕新光景花之有蘭果之有橄欖書之有離騷亦是從來絕異滋味若夫花之光水之色界茶之氣世界都空無所着其耳目口鼻矣

又

一卷書一麈尾一壺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单綈一奚奴一駿馬一谿雲一灘水一庭花一林雪一曲房一

竹榻一枕蓆一愛妾一片石一輪月逍遥三十年然後一芒鞋一斗笠一竹杖一破衲到處名山隨緣福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隨我一場也

吳因之語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忙者不能造閒者之命閒者則能定忙者之品此亦名言

林會元

壬辰會元林先生春其父故漕卒家貧善養其母往往至日中不能炊先生拾穗行歌聊無怨色後官吏

部卒于郎檢之橐中僅得銀四兩幾無以殮可謂終始一節者大學士張玉陽賞其卷批曰布帛菽粟之文必是焉行君子張可謂知人已

聞曲

喉中轉氣管中轉聲其用在喉管之間而妙出聲氣之表故曰微若絲發若括真有得之心應之手與口出之手與口而心不知其所以者當聽張伯雅吹簫王季昭度曲庶幾至無而供其求時馳而要其束令人納涼張時可亭上聞徐生歌大有故人風味不覺

快然季昭歌者也微言冷語雅飽一時後爲尼數年化去

紫窗二僧

僧伴雲南京人長身玉立機鋒甚敏癸巳歲從雪浪來傾余紫窗下時小雨甫晴秋氣漸肅相與談無生理甚淡語不及之默坐若忘似一無知識者又有慨如亦學于雪浪議論豐豐而有不齊之色爲言其師教人只是空諸所有實諸所無唯唯而已未一年雲死蓮花庵如亦不知所在

錄劉洎語

唐劉洎有言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誠哉是言也生平少記而多言每與客論難常至俯首欲睡所以損氣者甚矣殆哉易曰躁人之辭多將以此自攻其學

鬱岡齋筆麈

金壇王肯堂

甲問乙曰吾子有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吾有千金矣何爲敬事子甲曰吾不予子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子不予我金我何爲敬事子甲曰吾與子中分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中分之則我與子等耳何爲敬事子

世宗皇帝晚年多忌諱每賓興鄉書以文涉刺譏下部獄者非一嘉靖乙卯袁文榮公煒主順天鄉試首

場首題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次曰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有說乎　上者曰首題下文云死而後已此殆官意在詛　皇上也　上甚怒問徐文貞公階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下文云何徐對曰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上大喜遂不復問

今人畫佛菩薩草草數筆備諸醜態前人無是也余嘗于嚴道澈家見沈啓南補陀觀音則此老已作偏矣萬物有體萬事有法恐而自用諱拙以爲奇言之短氣

李伯時蓮社圖後有李元中跋小楷遒勁絕逸而不越規矩嘗于胄薑與生處見之今長洲文氏刻入停雲館帖乃無一筆似其書則贋本也

南陽孔生為人卜宅又兼論葬禍福尤捷如影響工部郎中閻春蘿邢嘗師事之得其訣以授余大抵亦從遷移起數不論宅兆向與夫所謂宅無宅氣由人為以變之者皆未嘗不符合也

今于人所饋遺有不受者恒曰返璧蓋用左傳晉公子重耳事僖二十三年僖負羈乃饋盤餐寘璧焉公

子受餐返璧是也而昧者誤以爲藺相如事乃漸其詞曰完璧曰歸璧甚至曰歸趙夫秦恃彊詐而取之相如以死爭懷歸此何等事乃施用于和好之交際不亦誖哉

梵語佛陀達摩僧伽即三寶也浮屠即佛陀之轉音而唐人率呼僧與塔皆爲浮屠後人因承襲之誤之大者不可以不正

名義考云古人詠雪多用瓊樹瓊枝瓊瑤皆誤也瓊赤玉也安得以象雪乎按此亦太拘錢氏云詩言玉

以瓊者多矣著瓊華瓊英瓊瑩木瓜瓊琚瓊瑤瓊玖皆謂玉色之美爲瓊非玉之名也許叔重云瓊赤玉也然木瓜所謂瓊玖玖乃黑玉亦非赤也

今人多呼研爲研瓦此唐人語也邵伯温云非謂以瓦爲研蓋研之中必隆起如瓦狀以不留墨爲貴百餘年後方可就平古人用意于一研尚如此况其他乎今之作僞者輒窪其中若臼然以示古又暴烈日中烘其燥渴而飲之以墨爲墨銹皆研之賊也